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

聖人能使人
天下順治

善為政者
必重民力
聖人
為戒
必以
方盛
之時

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
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
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
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
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
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
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
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
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
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
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性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
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
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矣是故善為政者
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
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
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
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
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
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
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

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來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太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

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

先王
以道
治天
下

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拯之以質質弊故拯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

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歟○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旣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存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簡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沸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沸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

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
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卽不得其正自非聖人
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
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爲政要得屬威嚴使
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中人作處孔
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
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
如意故寬卽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
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
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
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
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
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
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
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
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
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穿在前蹈之
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
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自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固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

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
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
不知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
方患在人不行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
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
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
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
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
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
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惟
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
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
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
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
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亭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
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則天
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
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

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太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瑾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入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天下萬事有大本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本者固無出於仁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讜戒不喜諂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

本於心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挾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闊不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者，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本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

無以起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本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道如何會不治道則

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一省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

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贊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

入主
大公
至正
之心

三子
之言
明白
深切

諫補察而無所私。入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下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入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與舟。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慈。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譏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三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

人治世以木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_三必皆順之
不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由肉刑
一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
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是善洗者十一拆
洗乃不枉庶幾有益○爲政如無太利害不必
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鬧然成紛擾卒未已
也至於太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馬先○市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
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
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
是效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
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
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
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
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
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
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
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
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

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
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
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
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止不
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
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
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
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
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本體有格局當做處如
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
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
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
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
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
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
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
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
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
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
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
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
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
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
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
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
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
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
廢正后以召大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
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
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
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
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肝
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未流愈不勝
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

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
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
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雉麟趾之化而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
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
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
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
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
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

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
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吝心焉則寬與嚴
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
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
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
之所謂仁義者卽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
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
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
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頹泚於事之所可愧
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

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計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擇東而西傾提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

天下國家
有大規摹

子產
孔明
定論

明乎紀綱而已矣

管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為天下國家，有太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剋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本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眾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

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公華○禮之本出於

奢儉
形影
之類

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主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安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

禮樂
得性
情之
正

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

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示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入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入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存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又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

者主人始親一酹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
便安也○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
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
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
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
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
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
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太段駭俗不
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
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
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入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
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
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誰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
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
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
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
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
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平哀則止以

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
太高則入於喙殺天下則入於啾緩蓋窮本知變
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
絲而紈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
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
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
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
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
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不理之當然欠他一
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命一
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
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
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
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
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卽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
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本槩之

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爲太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太本太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太本太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邊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太原本本○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

六經之道同歸

漢時如太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下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主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

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今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嘒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愛教習子只用樂本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太子生則太

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其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太陰陽黃鐘為陽太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下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中和禮樂之本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止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

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必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揚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一者闕一不可

聖人
合內
外之
道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

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

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

之類皆是二氣和故禮屬陰而不切易者皆屬陰

合方能生成萬物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關一

之不可偏勝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關一如陰陽

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禮勝則

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

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

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

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

自然之和此即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

是禮中之樂朱文公謂嚴而恭此即禮也和而節此即樂也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

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曾齊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

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道之皆非

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

節文乃所以當於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爲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鐃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爲王立一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一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一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木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曰夏五廟商大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昭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

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

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

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

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宅

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太

者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

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而通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

曾祖遷于昭之二廟入廟者祔于昭之二廟高祖

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

則祔於昭之近廟而白次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

而於主祭者為曾祖白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

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

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而通遷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次則諸子穆之近廟而通遷

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

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

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

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

正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

同也周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陶為穆以下

十二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

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

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虺叔王季之穆也又曰

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

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側

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三代之制其詳雖

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

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

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穆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

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

更未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

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

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

多無別而顯宗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

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

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

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

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

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

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

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

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

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

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

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

垣乃爲近古但其體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神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
○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于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

于后稷始祖之來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
通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
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
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來室○問廟主
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
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
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
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
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
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
下世一廟之法而下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溫
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
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
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
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
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
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

有食米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
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
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
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
或替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
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
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
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
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
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
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